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1.03.023

后扶贫时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精神困境及解决方略

艾述华

(三明学院 教育与音乐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发挥“教育扶贫的先行者”作用的实效性。在目前“后扶贫时代”,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与乡土文化疏离、专业构建自主权丧失,乡村地位日渐式微、发展内在动力萎缩,懒于学习思考、专业自我认同感偏低等精神困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引领,通过厚植乡土文化基因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增强乡村教师发展的内驱力、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消除其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精神贫困”。

关键词:精神贫困;专业发展;乡村教师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1)03-0128-04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学生家长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和教育质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是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我国乡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尤为突出,乡村教育质量水平的高低,已是衡量我国新时代能否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首要标准,也是扎实推进我国教育精准脱贫的重要任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1]。要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我国330万余名乡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尤为关键。

1 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最重要阶段,教育扶贫工作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其中精神的脱贫更为重要”^[2]。教育扶贫,往往坚持从思想观念入手,是对乡村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从这层意义上讲,教育扶贫就是精神扶贫。教育扶贫工作做好了,可以改变乡村群众封闭保守、安于现状、甘于贫困的“贫困文化”,提升贫困人口脱

贫攻坚的志气和勇气,激发出乡村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

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的先行者”。这个“先行者”,不是让乡村教师下乡搞扶贫,充当脱贫攻坚的急先锋,而是要贯彻落实《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中“广大教师关心支持教育扶贫工作,充分运用校园和课堂教育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坚定脱贫信念、通过扶智方式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多做贡献”^[3]的精神,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站好自己擅长的“三尺讲台主战场”,尽职尽责地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在课堂上,既教会学生脱贫攻坚的知识和本领,又做好贫困学生的扶志治愚工作,为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说,乡村教师的中心工作还是教育教学工作,其参与的教育扶贫工作是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的智力开发和教育教学帮扶的专业行为,这需要乡村教师既具有“扶贫扶智扶志”的高超本领,又具备观察了解贫困学生的能力和引导贫困学生自觉寻找造成贫困的根源并主动改变落后面貌的专业素养。

收稿日期:2020-08-1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项目(FJJKCGZ19-125)

作者简介:艾述华(1971-),男,福建建宁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乡村教师作为“教育扶贫的先行者”,还可直接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即在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4]后,通过参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一方面,乡村教师可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教育价值,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因素,做好乡土文化的教育、传承和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占我国中小学教师总数30%左右的乡村教师,其本身就是一支乡村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和文化优势,积极做好乡村习俗的维系、引导和重塑工作,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建功立业。同理,这些行动也是一种专业行为,需要乡村教师有较高的专业发展水平,他们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乡土文化知识,更要具备发现乡土文化、选择乡土文化并能让乡土文化在课堂中有效利用的各种本领。

2 后扶贫时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精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乡村教育事业。特别是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和《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实施,我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我国教育扶贫工作进入“后扶贫时代”阶段的今天,由于国家对乡村教师实施了“特岗计划”、周转宿舍和生活补助等政策,制约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因素虽有物质经济方面的,但其实更多的是面临难以融入乡村文化并由此产生的“失落、寂寥、孤独”等精神困境,这些精神困境,阻抗了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2.1 与乡土文化疏离,专业构建自主权丧失

文化浸润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乡村文化浸润,是滋润、培育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肥沃的土壤”。但当前扎根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大都是师范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他们接受了城市化的专业教育,且大部分不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早已游离在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之外,早已远离“乡土文化的根基”,失去了“乡土文脉”这块

肥沃的土壤。另外,目前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范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都明显带有城市中心取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和发展路径,往往是对标城市的教师,忽略了乡村教师的特殊性,致使他们渐渐失去专业发展话语权和专业发展构建的自主权。

2.2 乡村地位日渐式微,发展内在动力萎缩

作为乡村中知识分子的乡村教师,在我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曾长期扮演着“知识代言人”和“伦理仲裁者”角色,他们在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乡土伦理的守护与传承职责,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常以“乡贤”自居,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但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乡村社会逐渐被日益成长的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所主导,乡村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专享者”,其在乡村话语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沦落为“尴尬的边缘群体”“孤岛的守望者”和“乡村中的异乡人”,社会认可度和尊重度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乡村教师仅仅将教师职业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渐成乡村建设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自己对建设乡村、改造乡村出现了强烈的自卑感和无助感,陷入“自我受限”的藩篱,产生了强烈的宿命感和职业身份认同危机。职业幸福感也偏低,职业倦怠现象严重,逐渐失去了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的内在激情和动力。

2.3 懒于学习思考,专业自我认同感偏低

与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的学历水平、教书育人能力本身就有一定的差距。乡村学校,多是年龄较大或大学刚毕业的教师,他们缺乏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等优秀教师的引领;而且接受继续教育机会也较少,难以接触专业化的发展规划指导。部分乡村教师还受“贫困文化”的不良影响,深受“信息闭塞、工作量超常”和“知识、技术本位化教师培养模式规制”^[5]的影响,工作中常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自我满足,懒于学习和思考,仅把自己定位于授业型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的诉求不高,专业自我认同感较弱,专业发展能力亦有所欠缺。

3 后扶贫时代乡村教师消除精神贫困的方略

3.1 以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引领,增强乡村教师发展的内驱力

怀着对广大乡村教师的深厚感情,习近平总

书记长期关心、关爱乡村教师,在其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中,高屋建瓴地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内容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论述。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指出,好教师应该具备“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6]四个特质;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八一学校看望慰问师生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7]。从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对全国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六点具体要求^[8]。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新时代我国教师职业在社会中应有地位的诠释定位,也是我国教师(包括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更是衡量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评价标准。“四有”“六具体”是包括乡村教师在内的所有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教师为师、从教的重要遵循^[8];“四心”“三感”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也是保证我国教师向“四有”“六具体”标准好老师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以这些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多措并举,高度重视乡村教师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在继续提高乡村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赋予乡村教师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和足够的职业荣誉感,让其愉悦、自豪地在乡村学校工作,以激发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2 厚植乡土文化基因,唤醒乡村教师发展的自我认同感

“人作为智慧行为主体,是自我塑造的生物。”^[9]正如前文所言,乡村教师之所以缺乏专业发展自觉,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他们游离于乡土文化之外,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家园。再加上我国大部分偏远乡村封闭保守、消极无为、不思进取等落后思想根深蒂固,容易使人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贫困文化”。“扶贫先扶志”,“扶志”当自强。作为发展乡村教育、重塑乡村文化灵魂的主力军,乡村教师首先要用志气消除思想上的包袱,解决“头脑空空”“甘于贫困”的思想行为习惯,时刻提醒自己要成为乡村知识精英群体的中坚力量,让自身专业水平与乡土文化“共生共长”。第一,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宣传乡村教师工作的

价值和意义,宣传乡村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神圣性,让乡村居民更加敬畏教育,尊重乡村教师,以恢复和弘扬乡村“尊师”的社会传统,改变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的边缘处境^[10]。第二,乡村教师要充分挖掘“地方性与本土化”专业发展模式的精髓,不断认识、认可乡村环境,认同乡土文化和乡土价值,消解对乡村教育、教学、生活的厌倦和拒斥心理,并主动将乡土文化基因纳入自身的专业发展领域,不断唤醒自身的专业自我认同”,办出“泥土味十足”的教育。第三,乡村教师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11],力争做到以乡土文化为依托,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和参与乡村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中融入更多的乡土文化基因,形成具有乡土特色的“教学做共生体”,成为与“乡村社会、乡村生活、乡村教育融为一体”的“乡土化教师”^[12]。

3.3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乡村教师发展的自信心

“扶贫先扶智”,乡村教师专业的发展,必须解决好专业发展能力匮乏的问题。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新机遇。近年来,国家也制订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助力乡村教师信息能力的发展。如在2012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要求“重点支持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学校信息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提出要“全面提升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此,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大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力度,及时更新学校信息设备,并制定相关政策保障乡村教师学习和利用信息化资源的机会和时间;乡村学校要建设一个“种类丰富、使用方便的软件资源,逐步创建出一个技术先进、信息氛围浓厚的信息化环境”^[13];乡村教师要自我转变,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认识到“互联网、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慕课(MOOC)等现代技术手段,正在改变着目前的教学理念与学习方式”^[14]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可汗学院、网易公开课、教育网站、学科微视频”等网络资源,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型教师,实现自身专业知识的增加与专业技能的提升,以提高专业发展自信。

总之,作为乡村精准扶贫重要人力资源保障的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承担了传播、传承乡村文化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历史使命。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这些历史使命的完成好坏。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涉及乡村教师政策时,要考虑乡村教师的精神世界,给乡村教师更多一点公共人文关怀,并关注他们的特殊生活情景和独特发展轨迹^[15];乡村教师要跟上时代步伐,立足于乡村社会和乡村文明,不断促进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成为有德行、有情怀、有作为的“新乡贤”,为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乡村教育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N].人民日报,2013-09-10(01)
- [2]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EB/OL].(2019-12-15)[2020-08-10].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15/content_5461432.htm.
- [4] 习近平给全校学生回信表示祝贺[N].人民日报,2013-10-07(01).
- [5] 张晓文,吴晓蓉.乡村教师生活世界遮蔽与回归——基于教育人类学生命价值的视角[J].教师教育研究,2019(7):40-46.
- [6] 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N].中国教育报,2014-09-10(05).
- [7] 霍小光,张晓松.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N].中国教育报,2016-09-10(01).
- [8] 人民日报评论员.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10(01).
- [9] 茨达齐尔.教育人类学原理[M].李其龙,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0] 马敏.让乡村教师成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EB/OL].(2016-09-09)[2020-08-09].<http://xj.people.com.cn/n2/2016/0909/c188514-28980132.html>.
-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9(01).
- [12] 王光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路径研究——基于云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8.
- [13] 周珂.“互联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6(9):1-4.
- [14] 于天贞.从“主演”到“导演”:基础教育翻转课堂中教师角色转换及其路径[J].上海教育科研,2014(5):49-52+67.
- [15] 石连海,田晓苗.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发展与创新[J].教育研究,2018(9):149-153.

Spiritual Dilemma and Solu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AI Shuhua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role of “the pioneer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urrent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in China faced a lot of spiritual dilemma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from the local culture, the los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utonomy,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the countrysid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motivation shrinking, laziness in learning and thinking and low sense of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To confront with the above predica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the guide. By means of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culture genes an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al drive,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of rural teache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eliminate their “spiritual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iritual pover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ural teachers

(责任校对 游星雅)